



云朵的梦想

□ 窗外风

前些日子,表妹来给我报喜,说外甥女考取了厦门大学,我赶紧恭喜:“太好了!孩子真棒。”表妹有点遗憾地说:“唯一的不好之处就是离家有点远。”我说:“厦门大学是名校,远怕什么呀?交通这么发达,你们可以顺便到厦门旅游一下。”表妹一听,不好意思地笑笑说“舍不得孩子”。表妹的心情我理解,做父母的都一样,几行千里母担忧。

只是我没想到,外甥女云朵真的会把厦门大学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。

记得在云朵小的时候,我去她家做客,顺便把家里的一些儿童读物拿了几本放到包

里。到了云朵家,云朵欢欢喜喜地把书接过去,比看到我给她买的那些好吃的还要高兴,其中有一本书就是《陈嘉庚的故事》。云朵拿着书说,我们课本上有一篇课文也是关于陈嘉庚的。我告诉她:“陈嘉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他兴办公益事业,创建了厦门大学。厦门可美了,有大海,天格外蓝,云分外白,空气清新。云朵你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到厦门去读大学。”从没见过大海的云朵扑闪着大眼睛陷入了沉思。

我同表妹一起长大,感情很好,如同亲姐妹,长大以后也经常走动。表妹家里不富裕,云朵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。表妹夫在外面打工,表妹在家

伺候孩子和公婆。有一次我去表妹家,恰巧云朵放学回来,说老师让每个人交10元买复习资料,表妹有些恼:“不是刚给你钱吗?又要钱!”云朵小声说,那钱是买英语资料的,这个是买数学资料。我看着她委屈的模样,赶紧拿出钱给云朵,可表妹是个倔强的人,坚决不让云朵要我的钱。我说:“云朵,陈嘉庚的故事你还记得吗?他小时候家里穷,可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天,还把挣来的钱都用于公益事业。云朵是个争气的孩子,也一定会成为父母的骄傲。”云朵说:“我知道,很多同学都以陈嘉庚为榜样呢。”

有时候同表妹在微信上

聊,表妹说两个孩子都很乖巧,云朵考取了本地的重点中学,表妹现在也出去打工,家里条件比原来好多了。云朵学习特别努力,心里憋着一股劲,要到厦门去读大学。高三寒假的时候,我见到云朵,云朵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,吃饭也不忘捧着本书,我心里暗暗点赞:“这孩子,有出息!”果然,云朵考取了心仪的大学。

考上了厦门大学的云朵,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到处去玩。表妹说她已经去打工,要自己挣生活费。我说:“表妹呀,云朵是你家的骄傲,你就等着吧。她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,前途光明着呢。”

喵喵

□ 狐狸发呆

小儿麒麟最先发出的字音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,而是“喵喵”。虽然家里确有两只猫,但麒麟并非学猫叫,他是在说“我要吃”。每次看到饭菜,他就边“喵喵”边等着阿姨把他抱上小餐椅。健康手册上,他从几个月到1岁、1岁半,在健康一栏填写的都是“肥胖”“轻度肥胖”,跟他哥一样。

某天,客厅里播放着电视剧,里面的人正吃饭,酒菜摆满一桌子,镜头刚给过去,麒麟正好路过,瞬间就走不动了,指着屏幕上的饭菜“喵喵”。慢慢地,麒麟嘴里能蹦出更多词了,爸爸妈妈是在“喵喵”之后最早学会的,再之后,学会的词是“干干”。

也不知他的语言逻辑是怎么来的,正餐叫做“喵喵”,其他所有零食、水果、饼干,全都叫做“干干”。无论走到哪里,他都会用小手指着零食喊“干干”,不给就特伤心;给了就抓紧吃光,然后继续喊“干干”。他能记住每一个“干干”的位置,不管那零食是在厨房的橱柜顶部还是在妈妈书桌的堆书,也不管那零食藏在抽屉还是放在架子上,他都记得住,而且还学会了使用工具:推着小凳子到书柜边,爬上凳子,踮着脚,一手扶着书柜,另一手摸索书柜顶格的奥利奥盒子,摸到了就从中掏出一个独立包装的奥利奥,然后从凳子上下来,举着奥利奥说“干干”。

户外时,麒麟跌跌撞撞跑来跑去,跑着跑着就放飞自我,跟着别人后面乱走一气,我怎么叫他都不回头……妈妈却是不慌不忙,大喊一声“干干”。只见麒麟立刻回头,寻找一下我们的方位,然后挥舞着手,摇晃着跑回来,嘴里喊着“干干”“干干”……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bl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家乡的水湾

□ 马昌兴

我出生在马踏湖畔。我的老家于铺村是个水村。我的家在村东头。村东头有个大水湾。大家管这个大水湾叫“庙湾”。那是因为大水湾的北边有一座土地庙。在我记事的时候,那土地庙就被拆除了,但“庙湾”和“庙基地”这两个名字,却在记忆中保留了下来。

“庙湾”有四亩地大,基本上呈正方形,东西比南北略宽一些。

“庙湾”除每年春天农历五月最干旱的那一段时间外,几乎常年有水,而且还是活水——水从南边的壕沟里静静流入,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旋儿,又从北边的壕沟里悄悄流出。

春天,“庙湾”里的水非常清澈:又清又亮,清得见底,亮如镜面。那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慢慢沉淀。

在脱去冬装、换上春衫的日子里,春风吹动,碧波荡漾。灿烂的春阳倾泻在荡漾的碧波上,简直像撒了一湾的金子。那金子是有生命的,是欢快跳动的。“至若春和景明,波澜不惊”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“春风吹皱一池春水”……那是多么令人感叹的美好境界啊!



春天还没有走过,青蛙便开始唱歌。

入夜,你听:“哇——”那是一只青蛙在唱;“哇哇——”那是两只青蛙在唱;“哇哇,哇哇,哇哇——”那是很多青蛙在唱;“哇哇,哇哇,哇哇,哇哇……”那是满湾的青蛙在唱。那青蛙唱歌的时候,是有领头的。领头的青蛙一唱,其他的青蛙才一起唱起来。那青蛙唱歌的时候,是有指挥的,否则,它们绝不会唱得那么整齐,那么切中节拍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

一片。”又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啊!

曾经有无数个夜晚,我是欣赏着青蛙的歌声渐渐入眠的。

夏天,“庙湾”里的水渐渐涨满了,于是“庙湾”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我们在“庙湾”里打水仗:你用水溅我,我用水溅你——我们什么也不为,只为开心和快乐。

我在“庙湾”里学会了游泳。仰泳,我能将肚脐露出来停在水面上,待上好长好长时间;踩水,我能将胸膛露出来,扒着水往上走;潜水,我不是最

优秀的,但一气儿潜个七八米也没问题。

最令人刺激和兴奋的,是从“庙湾”南边的歪脖子柳树上跳水。一开始我不敢跳。在我闭上眼睛,硬着头皮跳过一次之后,胆子越来越大。

有时候,我们七八个小朋友一起爬到树上,一个紧接着一个往下跳,小肚皮打在水面上,吧唧吧唧溅起一簇簇水花,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事情。

秋天来了,天气凉了,“庙湾”里的鱼也渐渐变肥了,于是,我们开始捉鱼。

我家捉鱼多用鱼缸。在凹口的鱼缸里放一点香香的饵料,很快就能吸引上很多欢蹦乱跳的白条来。当天晚上,全家就能喝上鲜美可口的鱼汤。

冬天最大的乐趣是滑冰。一段助跑之后,能滑个七八米。有时候摔倒了,即使磕得后脑勺生疼,也丝毫不在意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,“庙湾”里的水逐渐变成了死水,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,被填平了。很快,在它上边“长”出了几座小巧的民宅。

我的童年记忆中,那个可爱的充满诗情画意的“庙湾”已荡然无存矣!

小院薄荷香

□ 邓荣河

父母久居乡下,也许是常年与庄稼打交道的缘故,很少侍弄花草,不过,对于薄荷情有独钟。小院的犄角旮旯,凡是没有被红砖硬化过的地方,都种满了薄荷。说起种薄荷的缘由,还得从几年前说起。

那是一个暮春的周末,闲暇无事,我回了趟老家。中午吃饭时,父亲看到我水杯里碧绿碧绿的叶片,问我是啥金贵

的茶叶。我笑笑,说是薄荷叶,这几天上火,喉咙疼,朋友给的,说泡水喝能败火。“咱家小院里有空地,自己种点不行吗?”一边的母亲搭话。“行,咋不行。下午我到朋友那里弄几株,就种在咱的小院里。”说干就干,下午我专程到朋友那儿弄了几株。待我回家一看,得,老父亲早把将要种植薄荷的土地拾掇得平平整整了。

薄荷喜欢潮湿,父亲一有

空就浇水。他浇薄荷很讲究,不用院子里的自来水,而是骑着电动三轮到村外的小河边拉水浇灌。用父亲的话说,自来水属阴,小河里的水属阳,阳性水更适合薄荷生长。母亲呢,也不闲着,及时清除薄荷间的杂草。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,小院中的薄荷长势喜人。

薄荷根系发达,不到两年,小院几乎被其占据一半。春末夏初,母亲总会精心采摘些鲜嫩

的薄荷叶心,洗净后晒干,装在密封的塑料袋中,专等我们回家时捎带。夜深人静,我一边读书,一边喝着母亲晾晒的薄荷叶,从身到心,俱是馨香。

每年暑假回老家,吃过晚饭,我们一家人总爱坐在小院中喝茶闲聊。也许是因为薄荷的香气有驱蚊虫的功效吧,小院中很少有蚊虫光顾。绿油油的薄荷,让普通的农家小院平添几分诗意。